



我交给安大一个孩子 宋鸿雁

女儿在悄悄地整理行装,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既有欣喜,又有担忧。欣喜的是女儿被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、国家“211工程”建设高校——安徽大学录取,即将踏上东出南下求学之路;担忧的是女儿从未出过远门,从渭河流域的古城西安来到淮河流域的“淮右襟喉”合肥,以后的学习和生活就要全靠她自己了。

自从收到安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,一切和安徽大学、合肥市、安徽省有关的信息我全部关注。其中格外关注安大的官网、微信公众号,只要有信息更新,我

总是第一时间浏览。高考后的暑假应是高中毕业学子最喜欢的暑假了,睡懒觉、追剧、打游戏,日子真是逍遥快活。可女儿自从得知自己录取的信息后,一改往日逍遥的活法,起早了,不追剧了,很少打游戏了,开始看书学习了,特别是英语科目的学习。

女儿一点一滴的变化,我看在眼里,喜在眉梢。对安徽大学的向往,化作女儿持续学习的动力。我和女儿从未去过安徽合肥,对那里的天气情况、城市风貌一无所知,对安徽大学在城市的哪个方位也不清楚,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。眼瞅着开学报到的日子临近了,我竟然焦虑得失眠。

我是如此心慌,如此忐忑,好像又回到我收到大学

录取通知书的时候。我眼瞅着我的父母,他们的那种兴奋、那种紧张、那种期待。现在的我,和当年我的父母是一样一样啊。我是如此紧张,要把自己捧在手心的宝,交给安大,交给合肥,交给安徽,交给世界。

今天,我交给安徽大学一个孩子,一个青春阳光的孩子。她来自“世界历史名城”“丝绸之路起点”的西安,这里有有汉未央宫、唐大明宫,有钟楼、鼓楼,有大雁塔、小雁塔,有大唐不夜城、大唐芙蓉园……当然西安也有很多的高校,我一直以为女儿会在家门口上大学,我甚至没有做好她有一天要去外地上大学的准备。

在这样的时刻,安徽大学向女儿张开了温暖的怀抱。一只雏雁即将飞出雁巢,飞越渭河和淮河,来到巢湖岸边,来到蜀山脚下,来到美丽的安大校园。

今天,我交给安徽大学一个孩子,一个闻鸡起舞的孩子。希望她在安大校园里,早睡早起,规律作息,勤奋学习,俭朴生活。今日闻鸡起舞,他日一鸣惊人。

今天,我交给安徽大学一个孩子,交给世界一个孩子。

有温度的考现

——写在《弹腔与“菩佬戏”》开展之际

唐跃

前不久,左靖回合肥,见面时告诉我,他和他的团队正在潜山五庙乡策展,展览的主要内容是当地仍在守望的弹腔、菩佬戏等传统艺术,我为之肃然起敬。我知道左靖很早就在从事艺术乡建事业,从泾县查济和黟县碧山起步,及至贵州茅贡、河南大南坡等项目,影响日益扩大,如今又回到安徽的潜山五庙。

二十多年间,我听说他遇到了很多困难,担心他能否坚持下来,没想到竟然越做越大,越做越好。这里最宝贵的,就是他不仅助力乡村开掘、保护和宣传当地的传统艺术,还引入长效设计理念,培养当地村民自主运营艺术项目的的能力。他现在做的这些事,正是我这个曾经的文化官员梦寐以求的向往。

远在清代乾隆初年,潜山的官庄镇牛栏湾就出现过余万全弹腔班,起初是自娱自乐,道光十年(1830年)正式组成职业班社,班号“五世堂”。那时,安庆一带经由南北戏曲声腔的流播和交融,先后演变而成枞阳腔、石牌调或称吹腔、二簧腔等本土声腔,湖北的西皮腔亦有传入,余万全弹腔班便是较早演唱二簧、西皮等声腔的戏曲班社。

尤为可贵的是,处于深山之中的五庙乡许家畈,自光绪年间组建弹腔班,至今孤苦坚守,香火不断,虽是唯一的幸存,却显示了传统艺术顽强的生命力。而一种俗称为“菩佬戏”的木偶戏,也在五庙乡等地流传了150多年。“真锣真鼓真热闹,假哭假闹假伤心”。戏台两边的对联,提示了菩佬戏总在真假之间演绎,模糊着界线。

这次展览借用了“考现”的概念,颇有新意。按照日本学者今和次郎在《考现学是什么》一文中的解释,“考现”意味着“把对当代时尚风俗和世态的持续关注作为研究态度和方法”。于是在展览中,弹腔和菩佬戏的现状,以致所有的细枝末节,都作为一种“世态”而得到细致入微的关注。弹腔演员的唱腔和方言,现存人数,他们叫什么,做什么工作,平时穿什么衣服,有什么爱好或技能等,都被如实记录;菩佬戏的唱腔、动作表演及舞台搭建等所有的台前幕后,也被详实记录;而现存木偶的形象、神情和颜色等,则在详实记录的同时,还被赋予了二度创作。老一辈演员记忆中的地方戏演出的情景,及其他儿时的看戏经历,尽可能还原成影像,用作传播及存档。

感谢左靖和他的团队策划了这个展览。他们的细致考现,渗透了暖暖的情怀,将会支撑传统艺术的坚守和传承。我相信,他们有温度的考现一定会载入史册。



天峡飞瀑落“九天”

日月

合肥持续高温不止,好友相约一起前往天峡避暑。天峡,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境内。峡谷全长约10公里,千峰竞长,峰峦连天,峭壁林立,天堑巨壑,飞瀑流泉,古木参天,蕨藓雄壮,翡翠秀丽,生生不息,融峡谷、峭壁、高山、湖泊、瀑布、湿地、洞穴、森林于一体,景色宜人,植被丰厚,空气新鲜。

一早,我们漫步进入天峡,就见一股股碧水从高崖上飞奔下来,形成一个清澈见底的水潭。水潭倒影形成一个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的七彩拱形彩虹,彩虹似桥,犹如水中之桥,十分神奇壮观,清静优美。据说天峡景区已开发景点30多个,其中“九连瀑布群”最为著名。我们饶有兴趣地步入峡谷奇观的巨石谷,沿途藤蔓缠绕,盘根错节,怪石嶙峋,山水奇妙,玲珑剔透,鬼斧神工。栈道建在山崖边,有的高高悬挂在绝壁上,有的搭在万丈深渊的峻岭中,忽上忽下,忽盘山直上,忽依山而下,忽绕山而行,忽垂直攀爬……栈道虽崎岖坎坷,但却步步是景,景中有画,宛如腾云驾雾置身在空中画廊里。耳边不时地响起“哗啦、哗啦——”滔滔不绝的飞瀑声,眼帘溢满着倒挂在奇峰峻峭之上的大大小小瀑布,飞流直泻,势不可当,气壮山河,气象万千,千姿百态,好似雄奇壮丽的一幅幅气韵生动的山水画。

天峡大小瀑布,共有九个,称“九连瀑布群”。每一处瀑布,都因其飞瀑的形状而得名。凌霄瀑布,似夏秋盛开的凌霄花冠状而得名;银勺瀑布,形似银勺。故尔天熊瀑布、银蛇瀑布、仙鹭瀑布、青龙瀑布、珍珠瀑布,都是名副其实的象形瀑布,而闻名遐迩。欣赏完珍珠瀑布后,已是中午12点时分。太阳高照,烤得山岩火辣辣的。加之峡谷被群山环抱,四周密不通风,格外闷热。顿时我们几位人人都是汗水直流,瞬间犹如洗上一回“桑拿浴”,全身上下湿淋淋的……这时也见一同进入峡谷的许多游客,三三两两地折回头,往山谷下走去。

“坚持就是胜利!”我们望着一时还看不到尽头的栈道,紧咬牙关,继续向大约有八十多度斜坡的栈道攀爬去……走两步歇一步,硬是气喘吁吁地攀登到仙女瀑布前,站在观景台,俯瞰山崖上的飞瀑,宛如一丰神苗条、风姿绰约、体态柔美的仙女从天而降,下凡人间……此情此景,美不胜收,接着我们又一鼓作气登上天峡最高峰,以领略通天瀑布“落九天”之势。通天飞瀑,悬于岩壁,滚滚清泉从山顶飞流直泻,如珠帘垂空,一瀑三叠,瀑布长达100多米,气势磅礴,奇伟壮观。大有李白“日照香炉生紫烟,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态势。行走山水间,名为避暑,实为发汗。汗流浹背,腰酸腿痛,但却大饱天峡飞瀑“落九天”眼福,不枉此行。

读王张应《闲话张恨水》

陈璨

张恨水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家,他一生沉浸文学创作,创造了100多部小说、3000多万字的光辉成绩。回溯过去,近一个世纪以来,文学界对张恨水及其创作的研究始终热度不减。那么,由作家王张应所著的这本《闲话张恨水》,到底又具有怎样的鲜明特色,他笔下呈现的张恨水究竟又是怎样的形象?

《闲话张恨水》的最大特色在于透过叙述张恨水的故乡情结,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——“在城思乡”,张恨水就是这样一位“在城思乡”的报人作家,他从黄土岭走出去,北漂至京城,身为报人且思乡心重的他,常常在文字中流露出那份对故乡的思念。

谈到“在城思乡”这个概念,作家王张应并未以文字过多赘述,而是采用分类叙述的手法,从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不同题材的作品中摘选部分代表作品逐一展现,以作品来阐述文学概念,不仅使文章的内容更具通透性、说服力,还能全面展现张恨水的故乡情结,由此,一个至真至纯、重情重义的张恨水形象更加丰满。如,张恨水的诗歌作品《潜山春节》(十首),其中,(二)中写道:“黄豆打成瑞露浆,作

来豆腐与干张。茶干咸菜冬菰炒,淡酒三杯口味长。”各种家乡美食呈现在一起,香味顷刻溢满纸页,简明的语言,连贯的视角,刻画出一组皖西南潜山地区的年俗画,字里行间,浸满乡思。再如,他发表在《新民报》中《北海》副刊的《桂窗之忆》中说到:“予潜山故居,传五代,子孙繁盛,传及予身,乃得其中之数椽……宅老,黄土砖墙,白粉剥蚀成云片。”黄土老房,云片白墙,皆是他生命和灵魂的根。无论诗歌、散文,或是小说,张恨水在创作中,无不将思乡之情浸注其中,用手中的笔书写着潜山的壮美山川与人文风貌。

《闲话张恨水》是一本回忆之书,也是一首沉甸甸的思乡曲。作家王张应以乡思为底色,将笔触扎根于黄土岭大地,通过娓娓道来的讲述,为这本回忆张恨水先生的书着上了浓郁的乡土色彩,而这在当代众多研究张恨水先生的作品中,无疑是一本具有特色的解读之作。

